

· 戏曲本 ·

窦娥冤

关汉卿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13 132 69/0502

目 录

楔 子.....	(1)
第一折.....	(5)
第二折	(16)
第三折	(32)
第四折	(39)

楔子

[卜儿蔡婆上,诗云:]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。不须长富贵,安乐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!楚州人氏,嫡亲三口儿家属。不幸夫主亡逝已过,止有一个孩儿,年长八岁。俺娘儿两个,过其日月。家中颇有些钱财。这里一个窦秀才,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,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。我数次索取,那窦秀才只说贫难,没得还我。他有一个女儿,今年七岁,生得可喜,长得可爱,我有心看上他,与我家做个媳妇,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,岂不两得其便。他说今日好日辰,亲送女儿到我家来。老身且不索钱去,专在家中等候。这早晚窦秀才敢待来也。

[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,诗云:]读尽缥緗万卷书,可怜贫杀马相如。汉庭一日承恩召,不说当垆说子虚。小生姓窦,名天章,祖贯长安京兆人也!幼习儒业,饱有文章;争奈时运不通,功名未遂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,撇下这个女孩儿,小字端云,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,如今孩儿七岁了也!小生一贫如洗,流落在这楚州居住。此间一个蔡婆婆,他家广有钱物;小生因无盘缠,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,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。他数次问小生索取,教我把甚么还他?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,要

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。况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正待上朝取应，又苦盘缠缺少。小生出于无奈，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！〔做叹科，云：〕嗨！这个那里是做媳妇？分明是卖与他一般。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，分外但得些少东西，勾小生应举之费，便也过望了！说话之间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婆婆在家么？

〔卜儿上，云：〕秀才，请家里坐，老身等候多时也。〔做相见科。寒天章云：〕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与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看觑则个。〔卜儿云：〕这等，你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兀的是借钱的文书，还了你；再送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休嫌轻少！〔寒天章做谢科，云：〕多谢了婆婆。先少你许多银子，都不要我还了，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异日必当重报。婆婆，女孩儿早晚呆痴，看小生薄面，看觑女孩儿咱。〔卜儿云：〕亲家，这不消你嘱咐，令爱到我家，就做亲女儿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！〔寒天章云：〕婆婆，端云孩儿该打呵，看小生面则骂几句；当骂呵，则处分几句。孩儿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亲爷，将就的你；你如今在这里，早晚若顽劣呵，你只讨那打骂吃。儿呀！我也是出于无奈。〔做悲科，唱：〕

【仙吕赏花时】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，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。从今日远践洛阳尘，又不知归期定准，则落的无语暗消魂。〔下。〕

〔卜儿云：〕寒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，他



一径上朝应举去了。〔正旦做悲科，云：〕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！〔卜儿云：〕媳妇儿，你在我家，我是亲婆，你是亲媳妇，只当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。〔同下。〕

第一折

〔净扮赛卢医上，诗云：〕行医有斟酌，下药依本草。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自家姓卢，人道我一手好医，都叫做赛卢医，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。在城有个蔡婆婆，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他二十两；数次来讨这银子，我又无的还他。若不来便罢，若来呵！我自有个主意。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，看有甚么人来。

〔卜儿上，云：〕老身蔡婆婆。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，尽也静办。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，改了他小名，唤做窦娥。自成亲之后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这孩儿害弱症死了。媳妇儿守寡，又早三个年头，服孝将除了也！我和媳妇儿说知，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！

〔做行科，云：〕蓦过隅头，转过屋角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赛卢医在家么？〔卢医云：〕婆婆，家里来！〔卜儿云：〕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，你还了我罢！〔卢医云：〕婆婆，我家里无银子，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。〔卜儿云：〕我跟你去。〔做行科。〕〔卢医云：〕来到此处，东也无人，西也无人，这里不下手，等甚么？我随身带的有绳子。兀那婆婆，谁唤你哩？〔卜儿云：〕在那里？〔做勒卜儿





科。]

[李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，赛卢医慌走下。李老救卜儿科。][张驴儿云:]爹，是个婆婆，争些勒杀了。[李老云:]兀那婆婆，你是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？[卜儿云:]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，止有个寡媳妇儿，相守过日。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，今日与他取讨；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要勒死我，赖这银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那得老身性命来！

[张驴儿云:]爹，你听的他说么？他家还有个媳妇哩！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谢我。不若你要这婆子，我要他媳妇儿，何等两便？你和他说去。[李老云:]兀那婆婆，你无丈夫，我无浑家，你肯与我做个老婆，意下如何？[卜儿云:]是何言语！待我回家，多备些钱钞相谢。[张驴儿云:]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？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仍旧勒死了你罢！[做拿绳科。][卜儿云:]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寻思咱。[张驴儿云:]你寻思些甚么？你随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妇儿。[卜儿背云:]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杀我。罢，罢，罢！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！[同下。]

[正旦上，云:]妾身姓赛，小字端云，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岁上亡了母亲，七岁上离了父亲。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，改名赛娥。至十七岁与夫成亲，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岁也！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，他少俺婆婆银子，本利该二十两，数次索取不还，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。赛娥也，你这命好苦也呵！





〔唱：〕

【仙吕点绛唇】满腹闲愁，数年禁受，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

【混江龙】则问那黄昏白昼，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？大都来昨宵梦里，和着这今日心头。催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，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。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，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，越觉的情怀冗冗，心绪悠悠。

〔云：〕似这等忧愁，不知几时是了也呵！〔唱：〕

【油葫芦】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，谁似我无尽头！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。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，到七岁与父分离久，嫁的个同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筹；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个有谁问，有谁瞅？

【天下乐】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，今也波生招祸尤？劝今人早将来世修。我将这婆侍养，我将这服孝守，我言词须应口。

〔云：〕婆婆索钱去了，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？

〔卜儿同李老、张驴儿上。〕〔卜儿云：〕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，等我先进去。〔张驴儿云：〕奶奶，你先进去，就说女婿在门首哩。〔卜儿见正旦科。〕〔正旦云：〕奶奶回来了，你吃饭么？〔卜儿做哭科，云：〕孩儿也，你教我怎生说波！〔正旦唱：〕

【一半儿】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？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的惹争斗？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，他那里要说缘由。〔卜儿云：〕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生说波！〔正旦唱：〕则见

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。

〔云：〕婆婆，你为甚么烦恼啼哭那？〔卜儿云：〕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，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行起凶来，要勒死我。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这等烦恼。

〔正旦云：〕婆婆，这个怕不中么？你再寻思咱：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钱债，被人催逼不过；况你年纪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〔卜儿云：〕孩儿也，你说的岂不是！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救的，我也曾说道：待我到家，多将些钱物，酬谢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里有个媳妇儿，道我婆媳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，正是天缘天对。若不随顺，他依旧要勒死我。那时节我就慌张了，莫说自己许了他，连你也许了他！儿也，这也是出于无奈！

〔正旦云：〕婆婆，你听我说波。〔唱：〕

【后庭花】避凶神要择好日头，拜家堂要将香火修；梳着个霜雪般白髭髻，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？怪不的女大不中留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！旧恩爱一笔勾，新夫妻两意投，枉把人笑破口。

〔卜儿云：〕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〔正旦唱：〕

【青哥儿】你虽然是得他、得他营救，须不是笋条、笋条年幼，划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？想当初你夫主遗留，替你图谋，置下田畴，早晚羹粥，寒暑衣裘，满望你鳏寡孤独，无捱无靠，母子每到白头。公公也，则落得乾生受！

〔卜儿云：〕孩儿也，他如今只待过门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〔正旦唱：〕

【寄生草】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细细愁：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，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，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，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。

〔卜儿云：〕孩儿也，再不要说我了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，事已至此，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。〔正旦云：〕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并然不要女婿。〔卜儿云：〕那个是要女婿的？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捱过门来，教我如何是好？

〔张驴儿云：〕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。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。〔同孝老人拜科。〕〔正旦做不礼科，云：〕兀那厮，靠后！〔唱：〕

【赚煞】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，婆婆也，怕没的贞心儿自守，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，领着个半死囚。〔张驴儿做嘴脸科，云：〕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，尽也选得女婿过，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，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。〔正旦不礼科，唱：〕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。婆婆也，你岂不知羞！俺公公撞府冲州，闹闹的铜斗儿家绿百事有。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张驴儿情受？〔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：〕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！〔下。〕

〔卜儿云：〕你老人家不要恼燥。难道你有活命之恩，



我岂不思量报你？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如今拼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；待他有个回心转意，再作区处。

〔张驴儿云：〕这歪刺骨！便是黄花女儿，刚刚扯的一把，也不消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，我肯干罢！就当面赌个誓与你：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。〔词云：〕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，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；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，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〔同下〕